

嘉筆禾微獻錄

嘉禾徵獻錄卷十四

通政司
大理寺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陸長庚子啟鑄鑄子睿睿

朱侃

呂希周

湯日新

朱鳳

愚

賢

建侯

女適胡

廷益

從弟廷旦

聞人恪

族子善慶晟

龔

弟韶子珏族人景輝才

銓

族人德行

兄閻
宗望

恭

族人鼎昇

子璵

夏時正

孫 禮

羅 麟

祖文忠

輿

輅

費 敬

高祖通曾祖仲剛

楊景春

周 惠

從龍

父惟義

陸長庚字元白號津陽平湖人萬曆己卯舉人庚辰
進士知廣德州決冤獄繕學宮設尊經閣置田以給
士之貧者治在陸地建倉於水陽又條緞價採煤二
事以甦民困時州署有竹一本二幹蓮花並蒂之瑞
覘廣德陞刑部員外轉南稽勲郎中出為鄖陽叅議

轉分巡下湖南副使覈長沙屯糧侵蝕者歲得三千
六百餘金以裨軍需中使陳奉所在荼毒廉其胥吏
沈自問李芳等十三人以法除之調桂平副使瑤首
韋扶仲盤花婆擾府江時用兵三萬五千費餉十三
萬長庚力請撤兵制府有難色長庚曰願勿中制事
成不敢居功遂留兵八千守荔浦城餘盡撤去賊果
懈長庚密授副將童元鎮方畧夜至白馬冲襲獲其
妻子募猾瑤誘扶仲墮伏中力戰甫脫則荔浦兵已
扼其歸路分道邀擊擒之盤花婆亦授首餘黨聽撫

諸路悉平

元見明史童

上功賜金綺播首楊應龍反遷

湖廣按察使移治上游提兵扼水陸應龍平復賜金

綺遷江西左布政使時以宗祿不給公私並擾請以

存留羨金二十五萬兩支給宗府帖然大水請弛長

河魚稅又請捐南昌府門稅改折京絹在任七年宗

藩士民交感其惠立生祠祀焉

見江西

拜應天府尹

嚴禁私錢以杜盜鑄忤時貴竟遷南通政使

味水軒

都私錢盛行府尹陸津陽出示令私錢二折官錢一

市橫不便之勒鋪行仍收私錢不聽折相與鬩毆公

擒其尤者六人將重懲之時操江中丞丁敬其所多行

小惠每出必令建卒囊錢散丐者丐者日擁其與所

散皆私錢也諸丐者乘間以陸禁白公公曰官府禁
示虛文耳汝輩第行之衆因訾陸公陸出擁輿諄語
幾至於變丁又為謝罪於諸丐始釋而錢禁弛矣嗟
夫冶鑄國柄也竟為民所盜京尹尊臣也竟為丐所
辱而丁公以蕭娘呂姥之態侮僕其間乞休得旨慰
幾批大戮於輦轂之下時事何如哉
留進兵部右侍郎不赴歸崇禎四年卒於家年七十
八賜葬子啟鱗諸生啟鱗子濬睿

朱侃字志剛海鹽人為諸生學宮素有魁聞呼侃名
即減以選入國學永樂改元癸未中式應天舉人尋
授南山東道御史謇直不阿出為廣東僉事遷通政
司右叅議在位八年轉左尋進左通政定鼎北京詔

遣大臣填撫天下侃以本官巡撫廣西持法嚴峻賊
墨屏蹟然亦時有不當巡歷時有置毒於瓜以獻者
還朝扈從北征歸掌宗人府經歷事洪熙初兩督泗
州漕運改右通政轉左仁廟大漸與平江伯迎宣宗
於南京騎行三日夜而至未幾出督淮徐秋糧卒京南
通政司
志有傳

呂希周字師旦崇德人嘉靖乙卯舉人丙辰進士授
戶部主事改營繕督清江浦漕運歷兵刑二部員外
郎郎中辛卯出主廣西鄉試壬辰主武會試癸巳調

職方郎中甲午調文選

吏部志稱其上承德意下采衆思無不稱其才然明史

又有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之謠

逾年擢右通政提督膳黃未幾聞

住

永陵編年給事中孫應奎御史王廷等名列汪鉉賊橫乞休呂亦并罷

家居與平倭

寇之功進左通政仍致仕未幾以在軍侵官銀三萬

餘兩為工科給事中徐浦所劾逮問又巡按御史龐

尚鵬劾其家居不法為民

見聞雜紀余目見呂通政希周陽通政日新嘉靖戊

戌狀元茅吏侍璚三公歿後子孫徒步自肩耒者有之敝衣行市中頭不備冠者有之甚或寄食親故者

有之必其世德薄家教弛也希周精形家言崇德運有志持盈慮後者可以鑒矣

河舊塘本無均希周開令屈曲迴抱邑郭自是水勢

迴環繞城如帶居民日以殷阜家居買良田一百二十餘畝歸學宮以贍貧士有東匯詩集

靜志居詩話東匯詩不甚

傳由其子請論定於陸武惠也

湯日新字樵昭號練川秀水人嘉靖丙午舉人庚戌進士知分宜縣行取禮科給事中丙辰有詔冊封衡徽兩藩以修撰陳謹給事中徐應郭立彥往謹等不欲行臨遣後至上怒下謹等鎮撫司以編修呂旻給事中紀公巡及日新代之改戶科右轉左還進兵科都給事中遇事無大可否歷南通政司右叅議太僕

少卿轉右通政自免歸日新以制義名所至執經者
恐後游其門以尚書中式者數十人著尚書錄行世
見間雜紀友人業尚書事練川湯先生日新先生曰
汝等作舉業文不可泛泛與朋友看其不知文字者
不但不能攻其過且加贊美反有損我生平文字
字只與呂字岡穆卜岐山鎬看餘人不多見也

朱鳳字文瑞其先婺源人徙嘉興少以理學為己任
弘治間由鄉貢為興化訓導遷太平府教授郡有淫
祠祭賽無虛日鳳往以杖擊之曰上帝好生神明愛
淨柰何腥穢至此明日神座無故自塌歷仕三十餘
年以老乞休子十二人愚賢知名

愚字汝明鄉貢松江府訓導

松江府志稱其博遷學善詩文尚氣節

魯府教授不赴歸所居偏植梅花自號梅花東老卒年七十八有東齋遺稿愚為人不苟言笑議論侃侃有古人風邑令許鏹誤以更夫之役役之愚作書以規令為愧謝

見兩浙名賢錄

賢字汝賢饒通經史需貢其儕貧老輒使先凡四

舉乃貢授太平訓導

太平府志稱其溫良得士譽滿章縫轉清河教諭

再轉沔陽州學正

嘉善志作歷官嘉州府教授

積俸錢二百千宗

人詭以田市持金去覈其田烏有矣笑而焚其券戶

部郎蕭某嘗從賢受經以讞獄至浙有大姓坐法行數百金乞賢求末減力却之蕭欲因事以報終不得間卒年九十見兩浙名賢錄子建侯

建侯字天豫亦有文望萬厯初以貢授寧國府訓導遷六合教諭歸母病徒步數十里求醫夜席藁牀下聞聲即起率以為常及卒毀瘠踰禮兩浙名賢錄附賢傳子廷益女適胡皆早卒女時年二十有一苦節五十餘年而終

廷益字汝虞號虞封七歲作蝴蝶詩即成章中隆

慶庚午舉人萬厯丁丑進士初知漳浦標尚高潔以
文學飭吏治先是運司議召商行鹽前令房寰爭之
得已既有蔡嘉者稱鹽稅太重仍請召商臺使下其
議廷益曰此駟商駕辭為奸也言其非便卒寢之以
賑冊稽留降判連州民之 飢廷益稽倉穀不敷乃
發帑募民修城隍馬道橋梁官舍食於官者且十之
五然後料餘民之不任役者賑之上官方以為善檄
通省仿行列其事以聞臺省譏其沽名竟坐調建見福
州志及漳州志撫按文章訟寃改知嘉定邑境高多植木棉

艱於辨漕請之上官著令改折擢南禮部主事改南
文選遷考功員外進郎中主計出督江西學政聘布
衣章漢黃主白鹿洞書院益王餽古琴一張受之貯

學宮宣示崇儒之意著諭士至言射禮儀節頒之士

子

朱文恪行狀辛卯主江西試虞葑為
督學其首選士得雋者至五十餘人

進南光祿丞

轉少卿改大理丞疏論左都李世達侍郎李楨守正

無私未可因吳鎮妄訐趙用賢聽其求去丁外艱補

南通政司右叅議咨訪故實勒成司志卒於官寮友

醵金以殮

兩所名賢
錄有傳

著世清堂稿

王崇簡冬夜箋載
虞葑語曰學問之

功祇在人事
上體貼磨煉從弟廷旦字爾兼中天啟丁卯應天副
榜著警枕集擣堅錄

聞人格本嘉興人入籍餘姚洪武甲子舉人乙丑進
士累官大理卿聞人氏自宋時有建為秘書丞建子
壽工部尚書建弟鼎鼎子安道刑部侍郎安道弟安
遠子宏朝散大夫建孫璟推官累世皆顯於禾邱墓
在焉其遷越登第者自恪始同時族子有善慶者洪
武癸酉應天舉人官福建副使晟永樂戊子舉人己
丑進士給事中族孫猷

韻字以和正統辛酉舉人壬戌進士由主事遷南
山西道御史以劾都御史周銓謫雲南定西嶺驛丞
丁憂補安慶呂亭驛丞承天門災詔振幽滯量移知
吳縣弟韶以杭州籍中弘治戊午舉人己未進士兵
部郎中子珏成化甲午舉人戊戌進士南工部郎中
應天府丞同時有景輝及才者景輝一作景暉天順己卯
舉人庚辰進士禮部員外才弘治壬子舉人中年喪
偶娶餘姚黃愷女為繼室年十八而寡家貧無子苦
節韻族子銓

銓

一作詮

字邦正兄閻有至性銓嘗病殆閻禱於神

乞以身代無何閻卒其母哭閻亦卒銓正德丙子舉人嘉靖丙戌進士知寶應縣縣南有泛光湖延袤三百里風濤甚壯軍民病之銓乃議開越河以衛漕渠羣議不協未果行入為山西道御史力持前議竟得請

江南通志運河水涸漕運御史禁勿啟牘銓命啟之曰民命得甦獲譴何憾是歲旱不為災

巡

視山海關修城堡四萬餘丈以論救都御史王應鵬逮入廷杖出督南京學政以士無實學校刻五經三禮舊唐書行世歷河南道御史請釐正文體外遷湖

廣副使乞歸晚歲游諸名山足蹟徧天下有芷蘭集
靜志居詩話邦正著錄陽明之門撰飲射圖解又雕
劉昫舊唐書津津好古不易得也句如花落雨餘雨
風吹寒食寒銓同時又有德行者嘉靖丁酉舉人戊
戌進士禮部主事尚寶丞德行孫宗望萬曆庚子舉
人恪之族人在本郡中式者曰恭按列卿記大理無
他官皆不載非記注
者失之即志乘誤也

恭字近禮其先本豪家國初太祖注意江南富豪
避地鄞縣去人止從聞姓正統初始歸禾景泰癸酉
舉於鄉乞恩寧國府教授累官府同知子璵弘治乙

卯舉人終府教授有名昇者字明遠父鼎饒於貲昇
以諸生入太學授肇慶府經歷同郡解軍自廣西歸
道病昇聞而迎致之為索文於德慶州既卒殯於館
而還其喪未幾昇以老告歸解軍家屬適為有司錄
禁乃出公移詣縣令張鏞白其事得釋

夏時正初名尚以字行更字季爵本慈谿人後徙家
仁和宣德己酉郡始析縣為七嘉善肇建學宮時正
以仁和學生員調補乙卯舉於鄉改今名正統乙丑
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郎中景泰乙亥

慮囚福建出死罪六十餘人中有減死詔充所在濱
海衛軍者時正慮其入海島為變轉發山東然後以
聞因言凡福建減死囚俱宜戍之北方法司是其言
而請治違詔罪上特宥之又言通番及劫盜諸獄以
待會讞淹引時月囚多瘐死請令所司斷決詔從之
且推行之天下天順初擢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
許請近地便養轉南大理少卿丁憂服闋改南太常
少卿遷南大理正卿成化辛卯歲大祿命擇大臣有
才望者分道巡視時正奉敕巡視江西至則減省諸

司冗役罷遣長吏不職者二百二十餘人奔州國朝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其地多豪右請如況鍾等例給救便宜行事聰自是以嚴威却下多答榜淹禁死者會大理寺得賈時正考察庶官坐酷刑為民聰不服守禦干戶復許其犯罪時正下按察司會究之時提學副使賈寅以聰嘗沮格其事恨之文致以法聰愈不服上疏自理詔遣刑部員外李廷美往勘坐聰賊為民法司駁改免無名稅十餘萬石勸充軍有旨逮至京師論斬富民出粟七十餘萬石賑飢民二十三萬戶增築南昌瀕江隄及豐城諸縣陂岸民賴其利又疏時弊二十事以聞事竣還又二年致仕明史稿嘗上奏不具其簡恣帝宥其罪錄年止五十九時正博雅強記文單章示之遂乞休

章書法皆冠一時家居文益工布政使甯良一作張贊即

瑪瑙坡西太乙宮故址築西湖書院居之建書庫置

膳田以招四方學徒中有巢居閣築臺臨池名曰瀛

嶼因名其所著曰瀛嶼稿又有餘留稿太常志十三

卷杭州府志六十三卷晚日書蠅頭字校讐不輟明史

崇成化十九年十一月致仕南大理知府陳讓通政使何琮時正讓下浙江獄琮下臺

獄郎中朱守孚勘問讓為年八十八卒賜祭葬如例

民時正琮贖杖詔從之

明史稿

孫禮初冒葛姓字以誠本嘉興人以錦衣衛籍中正

德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初知曲沃繕治城堞鉏強抑

暴豪惡斂蹟

見曲志

遷刑部主事選山東道御史出按

遼東請復本姓會開原積憤殺速長家等於衛署共

百餘級乃論劾撫鎮而原情以釋其衆內鎮守分守

家人倚勢為奸利皆按以法

見全志

世宗入繼大統上

與獻尊號加皇字禮及同官程昌同郡屠彘等上疏

力諫不報修撰楊慎等跪哭左順門禮亦在列奪俸

視事尋轉通政司右叅議調光祿少卿又議大禮與

同官張瓚陳露陳經等先後執爭出為山東副使歷

河南右叅議陞大理少卿尋轉右通政癸卯擢遼東

巡撫通諸邊情持法如舊奏修東北一帶邊牆全遼志稱

其工費有經民勞以悅甲辰與管糧郎中張天麟不協調回乙

巳遼東失事聽勘補光祿卿奏器皿已充乞暫停一

年燒造進工部侍郎庚戌八月北兵犯闕以進表山

西叅政艾希鐸為右僉都御史同禮督治濠塹保守

闕廟九月改兵部侍郎提督薊州總制三鎮上言朵

顏三衛部落日蕃屢肆侵噬花當脇求添貢把兒孫

深入擄掠自胡守中撫賞過盛益驕戎心宜及其貢

使宣示恩威使知悔罪從之改通政使進戶部左侍郎癸丑八月收仇鸞制敕將印改兵部左侍郎代鸞督戰以大理卿致仕

羅麟字仲祥其先秀水人洪武初祖文忠以高貲徙京師遂籍江寧麟性孝友醇厚平生不談人過貌魁傑人望而敬之景泰癸酉中式應天鄉試授中書舍人歷虞衡郎中出為廣東左叅議子輿輅

輿弘治辛酉舉人嘗會試禮部家人附書至以母魏病劇告其僕秘之將俟其終場乃白其友不知也

遇於席舍吐之遂慟哭裂卷出母常怒兄載麟亦惑焉與因病劇給其母曰兒夜夢神人曰汝能解釋汝兄當活母信之勿苛責載病亦良愈自是家無間言
輅字質夫號半窗正德丁卯應天舉人戊辰進士時年二十二授中書舍人冊封益王世子充副使中道正使卒遂專節至藩邸竣事乞就養改南大理評事至家三日而麟卒服闋補原官出知袁州府虔撫王守仁重其才以贛當閩廣湖湘之衝多盜請改贛州至贛未幾盜平巡撫盛應期又以江西劇郡莫若

南昌又疏改南昌在事二年母病挂冠歸嘉靖初再

補南康府郡濱鄱湖作巨堰以衛城置郡學樂器修

紫陽石閘建社學重修白鹿書院為政知大體不屈

於權勢江西通志南康府志各有傳擢本省副使備兵饒撫又上

書乞養母得請抵家而母亦卒服除補建昌兵備副

使未至改山東呂柟涇野集贈半窗子說去冬半窗

不怒已而半窗子既至仕者曰建昌遠隱者曰建昌

遠親與疎者亦皆曰建昌遠於是半窗子亦少惑於

其言予謂之曰惑者將奈何斯遠也實近也半窗子

乃不惑今春半窗子既有山東憲臺之命予聞之曰

半窗子必不喜已而半窗子且行親者曰山東近疎

者曰山東近仕與隱者亦皆曰山東近於是半窗子

亦少動於其說予謂之曰動之將奈何斯近也實遠也半窗子乃不動或曰子何以知半窗子之不怒與喜也曰半窗子學為經世者也使彼以建昌為怒必以山東為喜也子何以繼知半窗子之不惑與動也曰半窗子學為體道者也使以逆言而惑必以順言而動也然則謂遠為近謂近為遠者則何居曰建昌之遙如在地言也其近以道言也為遠者則何居曰建昌之道言也見乎道則雖居咫尺之邇猶存遐遠之見矣是故知建昌之不遠者可與言遠崇者視事三月陞亦可乎苟有所見焉往而非近遠也哉

順天府丞改大理左少卿晉藩宗室與撫臣構隙銜命往勘上申國體下協人心頗稱厥職未幾卒於官

年四十九歸葬諭祭如禮

見兩浙名賢錄

費敬字行簡崇德人七世祖士寅宋翰林學士高祖
通元翰林學士承旨曾祖仲剛贅南津褚氏占籍崇
德敬永樂庚子舉人甲辰進士授大理左寺副遇疑
獄必詳讞以求其生合肥吏江昇坐罪當運灰以兒
鬻市中三日無售者將赴水死敬過玉河橋詢而憐
之留其子與之金及昇年滿歸還其子薛瑄為少卿
雅重之忽錦衣衛緝事人訪民婦岳殺其夫刑部坐
以重典故察知為讐家所誣白瑄奏釋之緝事者誣
大理受賄上命廷訊或憎瑄異己實其事婦以冤死

薛及左寺副俱下獄敬謫姚安經歷後瑄復起為卿
敬之誣莫白

楊景春字用和嘉興人永樂丙戌舉人辛卯進士大
理寺評事

周惠字世仁嘉興人國子生授兵馬指揮有李樂者
殺人而逸孫禮與王隆有怨誣證隆惠疑之卒以樂
抵罪又有僕殺幼主而踞其產惠廉知之抵僕罪巨
室楊某聘有夫之女為妾事發惠還其女於故夫遷
辰州府通判地當黔衝驛政勞敝上官檄惠整飭逾

月而弊革卒於官

從龍字彥雲父惟義字子宜惠從子初以租庸趨
事邑庭遇邑令送諸生游庠奮然力學補諸生食餼
以貢授於潛訓導未任卒從龍負異才與馮夢禎賀
燦然齊名萬厯改元癸酉舉人授肇慶府推官入為
南大理評事著大學遵古錄中庸發覆編其說多僻
然亦時有卓見經義考中庸發覆編一卷大學遵古
學為古文名其編曰遵古一卷朱彝尊曰周氏誤信石經大
古不知石經之非古也

嘉禾徵獻錄卷十五

太常寺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魏大中

父邦直
從弟廷相

學伊

子允耕

學濂

高遜志

父德弟正志子劭
孫昱曾孫菡蔣兢之翹

文登

父銘
子林

道素

娶屠氏

承埏

魏大中初名廷鯁中式後改今名字孔時號廓園嘉善人父邦直居家友愛慈和既卒同邑陳山毓私諡曰康惠先生大中少忼慨家酷貧意豁如也受業高

攀龍之門居父喪距服闋僅五日值縣試不赴俟畢
乃請補試邑令章士雅迂之曰喪餘四五日獨不可
假借乎答曰一日之喪皆三年喪也士雅竒之遂拔
第一中萬厯己酉本省鄉試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
之丙辰成進士觀政時徒步至公府任行人使代藩
復使福藩秋毫無所擾天啟初擢工科給事中辨析
邪正搏擊權要毅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楊鎬李如
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首輔韓爌擬旨
減死大中抗疏力爭

明史稿大中詆德完晚節不終
語並侵爌帝為詰責大中而德

完惠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為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
疏屢上曠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
景濂溫臯謨給事中朱欽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
相交章論大久而後定
疏劾閣臣沈淮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力請誅
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畧曰先帝之
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心者
已在乙卯九月之四日自茲日之挺不中而圖所以
中先帝者百端至歲酖毒於女謁俟元精耗損億不
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先帝所以彌
留而不可起其蹟甚著然則張差崔文昇皆先帝之

賊也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且
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爵寬可灼以
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為委之於先帝
之宿疾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之元良數十
日深山窮谷所謳吟之堯舜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
括不能討反從而護之真無人心者也至張差所由
誰不知為鄭國泰也者從括身為執政如在事外聽
先帝之自危自疑聽神祖之自掩自護亂臣之跋扈
公行而羣小乘風道路以目王之寀何士晉陸大受

李倖諸臣禡之外之困之死之普天之下必不容有
一人焉微動其忠君愛國之念稍開其誅亂討賊之
口乾坤或幾乎息日月晦而不明矣然則從哲何以
遂至此極也蓋神祖當年不無微露其母愛子抱之
端一時工窺伺而苟富貴者圖以悅神祖必先圖以
悅貴妃圖以悅貴妃必為之效其所欲為之事以故
辛卯之密揭癸巳之並封皆不顧順逆無復禮義歲
積根深勢傾與廣凡內外大小臣工無非國泰之人
而從哲亦其位置之人也故屢經大逆處之不驚若

與聞乎故而視為固然者所謂為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弑之罪者從括是也從括非身為逆陷於其中而不能出罪乃甚於身為逆者故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溯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括之罪不叅之三案不定不悉置諸罪人以應受之法先帝之冤不伸冤一日而未伸計皇考之靈在帝左右必有含憤抱痛而未安者即今濟濟在廷苟非戚臣之黨亦誰不願得罪人以復先帝之讐何以迄今未奏也且諸人之罪非有

難明也法嚴造意國泰為尤即戮國泰之屍磔養性
於市尚不足償夫計積以傾先帝之恨獨念神祖之
愛當今有終先帝之孝當為仰體貴妃當安其餘年
福藩當永其帶礪則詔令回籍恩之有餘於義者已
多也何以置若罔聞也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於張
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
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疏上邪黨益仄目奉
敕督濬京城濠溝工竣轉戶科右巡青山東清望凜
然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為難營求巡撫大中

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
給事中是時卹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夤緣要路以
請無不如志大中素嫉之一切裁以典制吏部尚書

趙南星知大中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

怨大中所家書此番入朝世道稱清明矣而每一闕出

不得之者種種為君子者津津焉欲得之其欲得之與

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君子小人之

之所同病直己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正難

曹少宰去留關係不小又夙號為君子者我故密以

書告之進苦口之藥石而不肯嘗其病殆不可起悼

按是時吏部缺侍郎本部擬二人以請一正一陪舊

無信部推而點陪之例而曹真子于汴陪也又即銓

部竟得之故規其不就為是又答錢昭自云有一

熱缺即有數十熱人營之即有數十熱人為而是時
代營之而不得者輒歸怨於第以消其書帕而足時
觝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切骨東林中又各以
地分左右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卹典山東人
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
怒會吏科都給事當推阮大鍼廷議惡其貪鄙因舍
大鍼而推大中大鍼不勝憤給事中章允儒江西人
也性尤忮大鍼與允儒定計嗾同官傳檄假汪文言
發難先是歙人汪文言往來東林諸君子之門明史稿文
言初為縣吏智巧任術于王負氣任俠用計破齊楚
立遣入京刺事輸貲為監生

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光熹
之際外庭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
左右之力為多魏忠賢既殺安文言亦被逐尋復游
公卿間閣臣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樞勅大中與左
光斗交通文言肆為奸利疏入魏忠賢喜立下文言
詔獄大中方遷吏科疏辨詔許履任及文言獄辭上
無所連明史稿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為
大中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
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
足無惜不可使縉紳之禍由此起僑深領之於是獄
辭上牽及大中始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復
者獲免

矯旨責讓舉朝駭愕樞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未幾楊連劾忠賢大中亦上言從古君側之惡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恤其身以告之君而君不悟乃始至於不可救今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擬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枷斃三皇親家以樹威於三宮結奉聖夫人客氏伺皇上起居廣布私人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等出入禁地交通消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輿情不勝憤憤顧未有悉數其罪於皇上

之前者憲臣楊漣受先帝之知圖國士之報誠見稔惡顯禍在皇上蕭牆之內故列忠賢二十四大罪以告疏聞之日道路喧傳人情歡喜以為今日而禍本可拔也乃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之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始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賢種種罪案引為親裁而代之任咎忠賢種種逆德不能置辨而代與分割恐忠賢所得溫旨即出忠賢之手而漣之疏皇上且未及省覽也如賜省覽無論違祖宗之制干外廷之政出入警蹕僭擬

乘輿諸不軌不法罪在不赦即就疏中所列風聞三
事懷沖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革封皇上南郊之
日胡貴人何以無疾而暴卒設深宮邃密之地果如
通國所驚疑是皇上身為天子而三宮列嬪盡寄性
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皇上又以宮壺嚴密外廷
何以透知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枚乘曰欲人不
知莫若勿為未有有其事而人不知者歷稽史傳編
述甚多況忠賢客氏之私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
耳傳聲何可掩也至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皇

上一身天地覆載祖宗式憑百靈呵護臣民擁戴何
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左右之人盡忠
賢客氏之人皇上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然
未有以罪也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饗而
已入朝鍵其戶寂無一人主計霍邱知縣鄭延祚饋
遺及大中舉發之內閣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為奸
孟冬頒歷廣微不至時享太廟又於飲福後踉蹌入
班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素憾南星因嗾所親御史
陳九疇論吏部會推晉撫謝應祥為大中報德應祥

清望素著曾知嘉善縣與大中交厚故誣之貶三秩

調外

明史稿廣徵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

逐諸正人

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忠賢

里居杜門講易時逆黨必

欲殺諸君子明年復劾文言下獄乃借封疆為題誣

受楊鎬熊廷弼賄坐大中三千與楊漣左光斗表化

中周朝瑞顧大章同旨被逮鄉人號呼追送至數十

里大中怡然就道

東林列傳過姑蘇周順昌盤桓舟中者累日夜過無錫高攀龍送之

高橋至常州知府曾櫻見之

潛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死於王府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贈以百

金大中堅持不受

於檻車中手定年譜入都下詔獄誣訊榜

掠無一語惟指堂中顏額謂鎮撫許顯純曰此明心

堂莫作昧心堂也未幾報斃時方盛夏故稽題報大

中屍至潰爛不可識王德完之欲寬楊鎬也大中既

爭之及上以孫承宗請許熊弼以廷不死刑部尚書

喬允升欲於朝審出之大中復持不可及忠賢殺大

中乃坐以納二人賄云焚餘稿經臣熊廷弼之見殺

保闕上而典獄者遂與巡撫王化貞一緊論辟也夫

人臣身寄封疆死生以之不曰保闕門而但曰棄右

屯其罪亦何能為解但廷弼之再出也化貞妄言主

戰廷弼獨一意主守從來撫臣未有不受經臣節制

者而化貞以崔呈秀為輿援抗違節制岨強自用而

廣寧以陷廣寧陷而風鶴皆兵闕外城僅勢同瓦解

右屯絕無可據之險無旬日之糧使廷弼止為一身計即捐七尺以殉右屯亦無不可萬一闕門無備舍右屯而長驅直搗震驚廟社當是時又不知何以罪廷弼也說者曰廷弼之速斃非獨疆場事為其行賄東林以謀脫罪耳嗟乎此岳飛之莫須有也皇天后土其可欺乎蓋造謀者皆起於崔呈秀呈秀之謀殺廷弼也力主毛文龍罪也皆以救王化貞也其殺廷弼而必傳首蓋曰廷弼罪不極重則化貞罪不極輕於是傳首未幾而為化貞乞貸之疏至矣而化貞卒不能救則公道之不可滅而天奪其鑒也嗟乎廷弼果刑章而竟以八月二十五夜半出片紙趣斬西市耶

崇禎初元白其冤賜祭葬贈太常正卿諡忠節蔭一子建特祠並長子學伊侍祭明史稿有傳二子附著藏密齋集

大中從弟廷相字翊卿萬曆庚子舉人甲辰進士初

知汝陽縣丁憂補棗強擢四川道御史未任卒

學伊字子敬好學工文父居諫垣學伊刻苦自若
大中被逮慟哭隨行大中曰父子俱斃無為也乃密
隨檻車後刺探起居抵都變姓名匿邸舍夜叩父之
故人稱貸以完父賦賊未竟而大中斃伊號慟幾絕
扶櫬歸蹟不入中閫晨夕伏草上號泣家人以漿進
輒揮去曰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淚盡繼之以血遂
死死二年而父冤白有司以聞詔旌為孝子學者私
謚曰孝烈先生著茅簷集十卷

靜志居詩話當甲子
秋忠節掌吏垣以啟

濁揚清為己任天下仰望太平子敬獨私憂之嘆曰
無根之草其能久乎物不可以終通天殆蘊隆正人
之毒而速之感也未基禍作子允桷字交讓任國子生有維風集

學濂字子一大中次子少有才名善書法吳下社

集必以得濂為重戊辰崇禎改元漚血上書訟父冤

得旨優卹乙亥以選貢入南雍聲望益起中崇禎壬

午應天舉人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明史稿李自成逼京師與同官吳爾

璵忱慨有所論建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皇帝特

召見二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尸部

司務職既而賦絕甲申國破卒於賊中吳陳炎擴園

命詞二章縊死甲申國破卒於賊中雜記顧麟生

裕愍公子也亂後徙居吳中常言有兩恨事未得暴

白其一魏子一當國變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

不為徒死，盜迎偽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為驗，通乃子一好友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死。今不有後，歲客齋原本未置之六等之列，無乃太完乎？

集明詩綜詩話李標字子建，嘉善人，精於戎機戰畧，不可為近里與魏吉士史閣部道隣，辟為記室。見事執手河干，謂子建曰：「予夢斜塘見范范一片土，無復雞犬桑麻，行後得無有變乎？」子建戲曰：「君且富貴，宜目中無人。」爾甲申吉士喪車還，經斜塘，子建撫棺曰：「子一子，一果妖夢是踐耶？因慟哭失聲，旁人無不流涕。」繼聞史公殉節，揚州渡江會葬，其衣冠於梅花嶺，自比於西臺慟哭之謝參軍云。

高遜一作吳

志字士敏，號齊菴，宋太尉烈武王瓊十四

世孫也。瓊五世孫，世則建炎初扈蹕南渡，卒贈太傅。

賜葬溫州子孫家焉世則五世孫坦思避地徐州之
蕭縣坦思曾孫德為浙東宣慰司都事遂居嘉興遜
志德長子也少嗜學侍父宦吳中受業宣城貢師泰
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為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
靜志居詩話高季迪送唐處敬序云予世居吳北郭
同里友善者惟王止仲一人十餘年來徐幼文自昆
陵高士敏自河南唐處敬自會稽余唐卿自永嘉張
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皆與予隣于是北郭
之文物遂盛矣是北郭十友其初士敏處敬與
焉其後徙居槁李是以季迪懷十友詩不及也年二
十五為鄮山書院山長洪武庚戌徵修元史封建諸
王授秦府紀善遷翰林院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引疾

歸癸亥命署吏部右侍郎以事謫朐山丁丑起侍講

學士建文初以太常右少卿兼侍讀學士主己卯應

天鄉試庚辰會試復與禮部侍郎董倫為考試官所

舉士黃鉞王艮陳繼之吳溥楊子榮楊溥金幼孜胡

廣胡濙顧佐皆為名臣壬午靖難師入金川門遜蹟

溫州雁宕山中感憤成疾是年九月晦卒明史稿有傳門

人文淵閣侍書蔣競葬之芙蓉峯北靜志居詩話太

辭革除遺事及吾學編皆云靖難師起存歿無考劉

琳撫膝錄謂盛庸兵敗自經柳玟嘉興府志謂卒於

官趙太守瀛撰嘉興圖紀稱太常卒諡文忠彭比部

輅亦云未知何據亡友蔣之翹楚釋嘗出其族譜有

遠祖競仕讓皇帝為文淵閣侍書實太常弟子有祭
太常文其畧云歲在壬午九月晦吾師士敏高先生
卒師以國破家亡遁影東甌雁宕山中頽齡疾苦僕
從竄逸隻影自矢為西山餉夫天假之合小子兢亦
以未死之身來偷息於此相對若夢寐淚涔涔下侍
吾師僅五十日吾師竟長逝就瞑之頃指畫恨字既
而曰復何恨復何恨者正吾師泣血椎心萬古耿耿
之長恨也競窮途無以成禮林有巨木遭伐其腹枵
然乞諸樵叟斂而埋之芙蓉峯北嗚呼天降喪亂蕭
牆禍起君國殄瘁臣所當死博浪無椎環柱失匕遁
蹟空山潔身以俟邇遁之間師弟弟命之窮乎師
疾不起為瑩一坏山崖水涘杖履莫追涕泗已然
則金川門師入之後太常自潔其身遠遁未嘗卒於
官其詩有云生死尚無懼寵辱何足驚蓋矢之有素
矣今遺墓在東門外者衣冠穴也所著有齋叢集辛

丑集師友集遜志會試主考時禮部尚書鄭迪侍中

黃觀知貢舉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吳勤葉惠仲趙友
士徐旭張秉彝為同考官御史王度俞士吉監試皆
一時之選迪觀惠仲度死難遜志弟正志字士表官
濮州同知遜志子劭字尚友孫昱字育甫皆變姓名
播徙至曾孫莒始歸故鄉莒曾孫文登○蔣競字維
敬自宜興徙嘉興受業高遜志及太常卿黃子澄建
文朝舉人才為翰林院侍書入直文淵閣靖難師入
與子澄棄官至袁州就知府同郡楊任謀興復不成
乃潛遁遜志病雁宕山中競適至侍疾五十日遜志

卒競乞棺樵吏行服葬焉後不知所終同邑周鼎為之傳競有裔孫曰之翹字楚穉先世移家吳江父芳泉復居王江涇鎮遂籍秀水之翹少應郡邑試為奸人所誘罣誤終身乃致力古學游焦竑之門註釋離騷復正晉書訛謬箋註韓柳集行世國破時家漸貧授徒自給困益甚變而為賈復大折閱乃出所藏書售之同里侍郎曹溶閉戶不闕世事採本郡人詩為檇李詩乘四十卷年六十四卒其自著詩甲申以前名甲申集後之所作名甲申後集卒時二子尚幼未

及梓行

文登字伯升父銘嘗以誤課繫獄文登年二十三

請代父繫

高氏譜及靜志居詩話俱無二字作年十三請代繫知府郭應奎夜

巡獄聞書聲異之俾就試為諸生請代如故事解乃

出隆慶丁卯鄉試中式知葉縣時當萬厯戊子大祲

委曲營賑活飢民萬餘建問津書院課士修學宮創

置學田五百六十畝贍貧生立葉公祠重修縣志治

陂堰橋梁善政甚多

載南陽府志及葉縣志擢知膠州膠擅魚鹽

之利多犯禁入海豪右尤自恣文登一切治之以法

母老乞歸子林諸生林子道素

道素原名斗光字明水弱冠試縣府督學俱第一
學使洪啟睿奇其才不待再試即令食餼舉萬曆癸
卯鄉試屢不第丙辰乞夢泡子河呂公堂夢一道士
謂曰君與高斗光同年應曰斗光我名也安得更
有高斗光道士曰汝乃高道素覺而異之遂更名道素
字玄期己未登進士同榜果有高斗光山東嘉祥人
也初授虞衡主事調營繕偕太監黃用監造桂邸時
黔寇安邦彥披猖兵餉取給於楚楚又兩邸並建患

邱在荊州桂邱在衡州筭計者謂就國以長幼為先
 後經費皆緩視桂及逆閹趣瑞惠桂三王同時之國
 始倉皇給辦期半載竣工於是分界督造道素任承
 運殿以外用任寢殿以內邱成遷屯田郎中崇禎己
 巳用所督寢宮之前殿圯壓斃宮眷辭連及道素論
 死崇禎紀畧桂王府第棟梁皆不堪一夕大雨後殿
 數帶俱傾壓死宮眷百餘人後每遇風而王必露
 立庭中深屋覆壓之懼也臨刑閹臣以為請上曰朕
 若出就藩封就是這撈樣何請為按錢虞山謙益
 作高氏家傳與俱逮繫下吏竟寬用而置道素於
 於法然紀畧則云與用俱論死意者用乃監候歟後
 十餘年子承堦上疏訟寃復原官有景玄堂集聚於

屠同邑侍讀應垓曾孫女事繼姑以孝聞

承埏字澤外號寓公痛父冤死願削諸生籍學使者不許分巡嘉湖道叅議蔡懋德勸曰男兒不立功名父冤焉得白乃就試崇禎己卯舉於鄉庚辰成進士除遷安令邑近邊其青山喜峯大安諸口數被兵且歲饑民逃逋稅鉅萬承埏請減陸運津糧二千石緩舊逋徵新稅招復流移一千七百戶教以江南桔槔法灌田萊蕪盡闢

遷安志有傳

調繁寶坻嚴自宮之禁

計斬埋珠莊大盜歸攤派剥船百二十艘於武清通

州而協濟其費民甚德之邑自崇禎丙子失守瘡痍未復壬午冬邊警復逼埏集邑衆治守具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卒於四門俄而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乃悉士卒登陴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攻者以其不易拔引去遂增築礮臺鑿郭外溝一千三百七十七丈掘院二萬二千誠梁城所千戶選力士為游兵策應檄蘆臺巡檢練鄉兵防禦癸未四月朔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閱二十四日堅壁不戰間出奇兵奪馬騾羊豕收集羈黎難婦

資之還鄉城卒以全拂要人改知涇縣息訟弭盜均

役具有良法

寧國府志有傳

在事十月暇即與諸生講學水

西書院遷南虞衡主事

明詩綜涇縣民歌之曰盼公車來何暮計公程去何馬公

內召我何之急攀轅告上司上

白父冤即以養母乞

歸郡城破隱居竹林書七萬餘卷著稽古堂集

焯按

有藏書序稽古堂書目序藏書錄自序書直編年序

書籍轉輪錄序求書補書錄序共六首可謂求之勤

而嗜之

詩義裁中經義考高氏承堦五十家詩義裁

篤矣部寓公以文學世其家為文士出令衝邊乘城捍患

為才吏涇血帶索為父訟冤為孝子乙酉兵後悲歌

忱慨低徊結轡以生為可厭而以死為可樂也其詩

曰惟將前進士慘淡表孤墳此其詩何詩也祈病而

病祈死而死庶幾從自靖錄年四十六卒前志居詩
容就義者之為矣忠襄孝以父死不辜伏闕訟冤絲綸奪者載錫三宰
雷封各著循績而危邦墨守尤文吏所難惜乎功多
不賞至今寶抵父老有遺德焉家藏書八十積
與項氏萬卷棲爭富雖干戈假擾不穀吟哦

嘉禾徵獻錄卷十六

太常寺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戚元佐

元輔元弼

戚元佐字希仲號中嶽秀水人徐一夔始豐類稿有戚孝子記孝子名敬字秉肅秀之白苧里人元末用薦為文學掾兄元輔字希周嘉靖丁酉應天舉人癸丑進士官撫州教授元佐少與兄齊名中

嘉靖己酉舉人壬戌進士授禮部主事轉儀制員外永陵編年希仲嘉靖甲子為順天同考中項元深為言者所劾世廟識餘錄給事中辛自修鄧楚望御史羅元禎劾冒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關節監生項元深等三人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所薦同里人疏

下禮部查議元深等以
覆試文可俱准中式

穆廟登極進本司郎中時宗

室繁行動拘祖制束手窮困元佐欲稍變其制上疏
曰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給人皆憂之然卒未有善
處之策蓋以事關祖訓議多掣肘今日之事非大破
常格不可議者每曰祖訓在上不可少干不知祖訓
之言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處宗藩而使各得其所
當先統觀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祖宗微
意所在然後可以審量而酌議之耳昔高皇帝首啟
宗封衆建諸子周錯要地如北平天險文皇居之大

寧遼左上谷雲中則遼寧谷代四王為之保障太原
關中延慶韋寧酒泉張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為之屏
蔽他如內郡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
翰綦布星羅此固一時也靖難以後世襲隆平齊谷
繼譚漢趙旋藥或懲或貸日積猜嫌朝堂無懿親之
蹟府僚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疎養備而防滋密
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荒酒謫
暴歲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園土之收辟
有勒盡之慘加以邸用繁增經制無畧醜髒莫解尾

大為虞仁人悽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揭償朔食望米以至資生無策旦不聊生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廿載而不寔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殍為道殣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強梁者彎弓走馬白晝劫奪於郊衢柔懦者執捶擁鉢潛身竄入於輿皂此又一時也夫高皇草昧之初利建宗子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思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

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後世善繼善述之主變通之耳夫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甚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於歲供京師之米即使盡廢上供

之輸猶不給王祿之半為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刻削已盡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無可加矣夫各宗迫於飢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苦於無措而遑遑在慮況乎婚禮名封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叅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為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而生二子不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天亡然死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即添一分

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有曰國課不給倣漢家封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為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郡王其祿千石倘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也又一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共分之矣又一再傳愈分愈微夫婦咸獲少者不下十人朝饗夕殮婚姻喪葬其何以贍庶民之家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

營業日生不窮也今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養臣固知其不能矣臣謂當今國事之極大者莫如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祖訓亦不可盡不觀夫祖宗朝乎彼國初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絹茶鹽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於代肅遼慶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時至永樂祿數日殊秦魯唐府各五

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文皇去國初未遠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況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寢之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祖訓也而累葉以來皆無之則高皇祖訓列聖已不遵行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乎使高皇而親今日之困如此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為又如此將原詔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變通其術而別議之況封建同姓世世相傳古之所有坐食縣官

爵職世授則古之所未有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拘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其便一切出城越關盡弛其禁使人得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國家紓空乏之憂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者良以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不逞之徒啟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鼂錯之禍又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巨應詔陳言首請裁抑諸王上輒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數年而親王之

祿亦遂大減是高皇誅其身而用其言伯巨之身雖
僂而有功於國則大矣臣職掌所關禍福利害皆所
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害及
一身為甚小而利在國家為甚大也臣故僭擬數款
開列如左伏乞敕下本部通行各親郡王大集將軍
中尉參議可否以聞一限封爵查嘉靖年間豐林王
台瀚奏稱宗室中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
多少議將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多生者止給冠帶並
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郡王以三子為例將軍以下

各隨等差先帝未賜命允臣謂人之子女生不必限
封則可限蓋帝孫王孫親疎有等恩數禮秩隆殺有
差今國朝厯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降矣故
除初封親王且姑照例襲封俟三世而後再加詳議
外其累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如親王嫡長子例襲
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
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
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
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

得盡封者照舊請名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親王事例止任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或曰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而不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迴絕已為不情況讀書必賴膏火之資經商必藉貿遷之本力穡須得畎畝之授工藝不無俛仰之憂彼將何以為生臣以為宗女宗婚尚有婚資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無將親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十六歲賜之冠帶仍給銀六

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二十歲亦賜之冠帶
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
則賜之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槩賜各子仍俱給銀
二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所
賴似無失所之嘆但當詳慎查勘以杜冒濫如是而
各宗之子猶有游蕩廢業者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
或曰擅出城郭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
不出城郭恐為不可臣嘗稽之祖訓並無禁出城郭
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城者為近日放縱不法者

設也苟各務生業自能謹守王度一有不檢以法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臣愚以為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刑罰不加大亂之道也夫人情生而有欲所以禁其欲而不敢逞者恃有司之法耳今宗室一有小過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此忿爭而遽欲聞之朝廷則往來勞費淹引歲時彼小民者豈願有此哉夫常人愛其子弟必望師傳用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國家之外傳也今之宗黨皆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

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誡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為匿名執役甘心捶撻是陽諱其名而陰忍其辱也若顯拔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愧矣一議繼嗣查郡王無嗣止許本枝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惟親王尚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為帝胄所分天子之次子故崇之以體貌不使與兄弟行輩大相懸絕耳但至乏

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
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不幾過耶國家功臣遇有
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先世嘗有勲勞於國故報
功之典不當剋絕其統至於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
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
職何緣躡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今後有絕嗣者
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
弟親姪不得冒請復繼王爵一別疏屬查國制郡王
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

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國終始將萬世矣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之外燕會慶問皆勿之及非薄之也親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今至奉國中尉孰非皇家袒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朝四祖肇基德懿熙仁皆為歲主則於祖且然況卑屬乎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

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一議主君
查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
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職事誥命祿米從人
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
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
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
階足為榮寵祿米免給亦無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
封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
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

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壻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任各宗女宗壻以後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婚資聽其自便一議冒費查冒妾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今既許其名從生理則人自為業較之每日有限口糧尤為便利但前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業營運或驕惰游蕩不能生理者一槩革其口糧恐不聊生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今後所生之子

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人不至告病而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一議擅婚查宗室請封選婚必由本部行選具覆方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請徑自配偶或雖經奏請未授封號而先已成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捏奏到勘合字號或稱邊方粗鹵不識書字失記先期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恭宜安人等號此等皆屬擅婚例無授

封之理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鈔到部必不能
違例題覆一切立案不行固法之不得不然者也夫
各宗格於例而不得伸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
其情乃有老大未婚饕餮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
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以本
等口糧士農工賈仍聽其便今後生者止賜名不必
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下本部議尚書高儀言所
奏鑿鑿可行請令各王府虛心詳議然卒格於成例
在官七年陞尚寶少卿世宗廟祀竣遷太常少卿乞

歸未幾卒有青藜閣集靜志居詩話吾鄉彭子殿論至戚希仲則全以七子為圭臬弁及攜李往哲編行州列四十子而不及希仲何歟於世元佐仲兄元弼亦有文名不第家有世經堂兄弟砥礪其中彭比部詩社四友傳希仲效節官下持而性酷好文余語之曰古昔詞人往往濡毫立就未必皆鏤肝剝腎而成君今思太苦恐非所以養壽命希仲曰曩吾晨起入部輒偕蒲州楊君以行楊生富異故人貴焦勤何必敏者而後文也然希仲年未五十竟以著述故沉綿不起